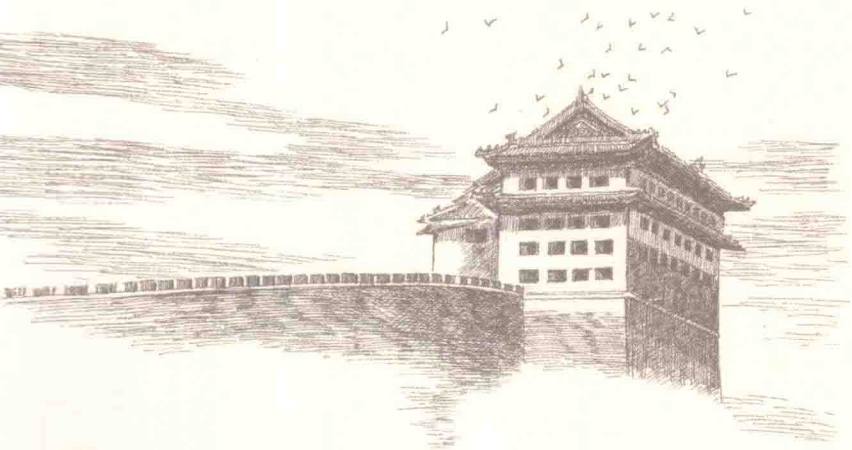


陈宏光

著



八旗子弟

沧海桑田，有一族子弟曾叫八旗，历史无法改变。
岁月如水，有一种命运源于血脉，往事怎能如烟？

陈宏光



八旗子弟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旗子弟/陈宏光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5153-2900-0

I. ①八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3792 号

责任编辑: 杜惠玲 段琼

封面设计: 邱特聪

出版发行: **中国青年出版社**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504

门市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20

插 页: 2

字 数: 31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-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目 录

001

前传

有一族子弟叫八旗

195

续篇

有一种命运叫血脉

前传

有一族子弟叫八旗

盛春,凌晨,钟鼓楼雄浑的轮廓刚隐约映现在浅浅的晨光中,报晓的钟声嗡嗡地敲响了。什刹海南侧几条胡同都是一片沉寂,忽然响起马嘶声,兴化寺街一处大宅门打开了,顿时昏暗的胡同被府内门廊的灯光照亮。一位年近五旬、脸上蓄须的中年人,身着四品官服,正整理着顶戴花翎,准备出发。他是我的爷爷,觉尔察·崇志,今天破例要进宫上朝。

我奶奶那年才三十出头,也早早起床梳妆整齐站在爷爷身边,愁眉苦脸地几次劝说:“老爷,不要进宫了吧。那小德张可真不是好惹的,听我哥哥说他现在是满朝文武无人不惧的人哪。你要告他,别惹了大祸呀!”手提朝靴站在一旁的管家金贵也忙插话说:“崇老爷,新帝登基以来,听说朝政都是太后管着,又听说太后最宠太监总管小德张。老爷您上朝告他,还是得多掂量一下啊。”

只听我爷爷哼了一声,不屑地说:“他是个狗腿子,讨老婆的假太监,莫非我大清国政就归了他?我不信!”我奶奶又说:“老爷,三思啊。”此时,门外赶车的下人上前禀报:“老爷,车备好了。”我爷爷说声:“金贵,走。”说罢,登上了马车。我奶奶倚门口喊一声:“老爷!”马车绝尘而去。

寂静的古城街巷,一辆孤独的马车在街上行进,金贵手提朝靴随车奔走。

紫禁城的东华门在昏暗的晨光中,恰似一匹兽在等着我爷爷的到来。

当我爷爷走进灯盏明晃的东华门内候朝阁时,猛地停住了脚步,因为他惊讶地看见阁内木椅上坐着他的上司内务府邵大人。邵大人也是年过五旬,蓄须,着正三品官服,大概在冷清已久的候朝阁等了有个时辰,正微

闭双目养神呢。我爷爷忙跨前一步，行礼，朗声道：“六库郎中觉尔察·崇志参见内务府邵大人。”

只见邵大人微睁双眼，嘴角一笑，说：“免啦。崇志啊，你正白旗和我镶黄旗如今都是小人手下的患难兄弟，还讲什么官礼呀！”我爷爷走到邵大人身边，轻声说：“邵大人，您一定也是知道那个小人今天不在宫里？”邵大人苦笑一声，回道：“今天，他在安定门内那总管府宴请拜把子兄弟江南提督张绍轩，就是张勋那小子。崇志老弟，现在连我见太后都得绕开这个小德张哟！”

似有股妖风吹过，阁内玻璃灯内的烛火一时飘摇闪忽不停。

门外候着邵大人的内务府随员急步跑过来，悄声说：“大人，宫内说话也是隔墙有耳。如今上上下下大小太监全是张总管的人哪！”邵大人正色道：“我就不信这个邪！”随员又说：“邵大人，崇大人，您二位大人可别见怪，在下是怕弄不好今儿几个二位大人见不到太后哇。”邵大人和缓地回了一句：“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”顿时，玻璃灯内烛火也就平稳了许多。

我爷爷站起身，从袖内掏出一本奏折，对邵大人说：“邵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我今天要面见太后，就是要上本弹劾太监总管小德张。请大人指教！”邵大人轻轻挥手，言道：“罢了，我不看了，坐吧。”说罢，微笑着看着我爷爷，又道：“是我八旗的正宗，跟我一样，咱偏不怕那小子。好！崇志啊，你知道，我已经三次弹劾小德张了，本本据实啊。咱们内务府同僚谁不清楚，他依仗隆裕太后宠信，自兴修延禧宫西式铁楼开始，到醇亲王载沣王爷府改建，多少工程啊！就只说在宫内修建佛殿一项，他就敢核销二百余万两啊！小德张借大兴土木之机，虚报账目，大肆贪污，巨额敛财。身为三品总管，在外头开当铺、开商号捞钱享福就不说了，可在宫里头结交军门，干涉朝政，营私舞弊，打压忠良……嘿！难道大清朝就容这小子败坏了吗？”

我爷爷先是“呸”了一声，才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天理不容！”

邵大人叹口气，才说：“我真想不到哇，参本三次才得到太后一句话。”我爷爷忙问：“太后怎么讲？”邵大人道：“太后说，一个穷太监，就让他弄俩钱花去吧。崇志啊，咱是告不倒他呀！”

我爷爷实在不服，便大声又说：“邵大人，我今天无论如何要面见太后，打这小子的七寸。”邵大人问：“那你准备打在何处？”我爷爷说：“他那个安定门内极乐寺胡同的总管府楼房百间，陈设豪华，偷拿宫内物件也罢了，

谁料到他这小子竟敢私架德律风直通宫内,这不是要乱我大清天朝吗?”

邵大人忙问:“什么……德律风?”我爷爷解释说:“洋名叫电话,又叫顺风耳。他敢架这个,宫内事项统统能传到外头去,那朝廷还有什么秘密可言?”邵大人又问:“你拿实在了?”我爷爷说:“亲眼所见。”邵大人沉吟片刻,仍犹豫地说:“试试吧。不过,崇志啊,奏本你不必上呈,向太后口述便是了。”

此时,已是艳阳高照,紫禁城一派金碧辉煌了。

一个小太监缓步入阁,操保定府口音说:“邵大人,太后说让您候着。”邵大人忙道:“这位公公,烦您再呈报,内务府有军机大事面奏太后。”小太监应了声:“是啦。您候着吧。”转身,迈着小碎步离阁而去。

邵大人长叹一声:“唉!皇上年幼,太后又……多日不临朝哇。多事之秋,让人担忧哟!”

我爷爷不由便问:“大人,您今天绝早进宫,肯定有大事吧?”邵大人再叹口气,才说:“我看,是天大的事哟。广东那边多次催要军饷,国库不足,至今未拨。前几天接到密报,说孙中山的同盟会在那边已成气势,多有异动,望早拨军饷、稳定军心呐。”我爷爷也感叹道:“大事,真是大事。”

转眼间太阳快当顶了。一群雪白的信鸽飞过东华门上空,一片哨声悠悠。

邵大人和我爷爷可能起得太早,累了,都倚在椅背上打盹了。这时,那个操一口保定府口音的小太监来了,站门口脆喊了一声:“太后宣内务府邵大人入宫。”

邵大人猛地清醒,应一声:“臣在。”起身便走。我爷爷忙急步上前,追着小太监说:“这位公公,劳烦您禀报太后,六库郎中觉尔察·崇志有要事奏请太后。”小太监头也不回,只道:“候着吧您呐。”

忽然间天就变了,阴云聚拢时分,一场春雨就落下来。

我爷爷脸色也阴沉了,独自一个在候朝阁内踱步,不时观望下窗外。候朝阁外的宫内青砖大道上,除了冒雨站岗的禁卫军士,茫茫空无一人。春天的雨,来得快去得也快,直等到雨过天晴时,我爷爷才望见那条通往内宫的路上出现了那位小太监。

我爷爷顾不得礼节,疾步迎上去,开口便问:“这位公公,太后宣臣了吗?”小太监微微一笑,仍是一口的保定府口音:“崇大人哪,您请回吧,今儿

个太后没空啊。”我爷爷一愣，停顿片刻才又恳求：“这位公公，拜托您再回去禀报……”小太监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爷爷的话：“我说崇大人哪，回去吧，您好好地保重自己个儿吧。”话没落音，转脸迈着小碎步就回宫了。我爷爷又呼一声：“公公，请留步。”小太监头都不回。

夕阳西下，我爷爷坐在候朝阁。夜色降临，我爷爷仍坐在候朝阁。

马蹄声碎，爷爷的心一定也碎了。夜幕中，依旧是一辆马车，孤独地穿过街巷。我爷爷铁青着脸，坐在车里无声无息，金贵提着朝靴小跑着不时朝车内探望。

马车停在兴化寺街家门口，大宅门灯火通明，我奶奶和一群忠仆早守候在门道里。我爷爷刚迈下车凳，我奶奶就迎上去搀扶，说一句：“老爷，你可回来了。”回身唤道：“你们赶紧的，让厨房烫酒热菜。”我爷爷沉着脸仍是一言未发。走过门道，我奶奶说：“我娘家表叔赵五爷下半晌儿就来了。”我爷爷一停步，不屑地说：“他来干吗？”这时，只听正堂屋门口一声唤：“崇老爷啊，不认识大奶奶娘家的五叔我啦？”

我奶奶的表叔赵启德才四十岁出头，瘦精干巴的身量，留个八字胡，下巴又蓄一小把长须。他到底是我奶奶哪一门的表叔难以说清，只因为他前些年放过一任七品县尹，又是叔舅一辈，故人称赵五爷。由于这个表叔谈吐粗俗、为人狡狴，与三教九流过从甚密，故而我爷爷不愿与其交往，只有我奶奶不情愿地称他一声莫名其妙的“表叔”。赵五爷倒常来我家走动，还常在入前宣称自己有个内务府官居四品的表侄，这很让我爷爷头疼。今天，赵五爷是来报喜的，或者是到我爷爷面前挣面子的。

进堂屋，刚落座，赵五爷便忙不迭地说：“崇志崇大老爷，你表叔得感谢皇恩浩荡啊！像我亲生儿子一样的我那个侄子，在张勋张大帅的定武军里头哇，干了没到三年，现在升为管带啦！管带呀，崇老爷，跟在张大帅身边哪！”

我爷爷紧锁眉头，没吭气。赵五爷自说自话：“张大帅，慈禧老佛爷的端门护卫，光绪皇上的御前扈从，如今是江南提督、定武军大帅。哎呀呀，这次进京朝圣还真就带了我侄子。今天宫里张大总管在总管府设宴，我那亲侄子就在大总管府门前站岗噢！”

我爷爷哼了一声，冷不丁地冒出一句：“不错，都是保定府的狗腿子嘛。”

赵五爷哑了一下，忙辩道：“崇大老爷，我听大奶奶说了，您今天进宫想

告御状、告张大总管？使不得呀，使不得！我的崇老爷。”我爷爷瞪了侧座的我奶奶一眼，我奶奶小声说：“老爷你一天未归，我是着急了，一句话说秃噜了。”只听赵五爷又说：“我听我亲侄子说，张大总管的死党弟兄可不止张大帅一个，那袁世凯袁大帅、冯国璋冯大帅、马福祥马大帅……哎呀呀，多了去了。连载涛载亲王都和他称兄道弟哟！他就是当今宣统皇上的叔、隆裕太后的心腹哇！崇大老爷，醒醒吧！”

我爷爷站起身，不快地说：“你们吃饭吧，我累了，歇了吧。”说罢朝外便走。恰在此时，大门口一声呐喊：“张大总管到！正白旗下觉尔察·崇志接太后懿旨！”

先是一排带刀护卫，后是几位提灯太监，此后才是两位小太监仔细搀扶着的小德张张大总管隆重地出场。小德张，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细皮白肉，并非太监相，倒有些官样儿，说话也不是太监控，却也是带着掩不住的保定口音。

院内站定，小德张一脸傲慢，话出口拿腔拿调：“内务府六库郎中觉尔察·崇志可在？”

我爷爷俯首应道：“臣在。”

小德张抬着眼，看都不看我爷爷又说：“接太后懿旨。”

我爷爷跪拜伏地，再应道：“臣接旨。”

小德张极其狂妄地接着说：“咱太后说啦，你小子管辖宫中六库失察，库中物品多有流失，依我大清律本应重办你小子。念你觉尔察氏祖上也为朝廷立过点功，姑且放你一马。自今日此时起，免去六库郎中一职，四品也免了，你就老老实实地当个听话的老百姓吧。钦此——”

我爷爷浑身在发抖，呼呼地喘气，侧抬起脸，问一声：“臣想看下太后懿旨。”

小德张身边那个姓王的大太监用太监控发出了一声怒吼：“大胆！罪臣崇志还不谢太后隆恩？”

我爷爷无奈，头伏地大声喊道：“臣觉尔察·崇志谢太后隆恩！”

小德张哼一声，再次傲慢地说：“臣？你还配称臣？小子，记住，从今以后不准你再称是我大清之臣。回宫！”一班人员呼啸而去。

突然，堂屋里冲出赵五爷，跌跌撞撞激动万分地喊：“张大总管！张大帅！七品县令赵启德拜见您老人家呀！”他要追上去，一带刀护卫一把把他

推倒，嘴里骂道：“滚一边去！”赵五爷趴在地上还在叫：“张大总管！张大帅！我亲侄子是定武军管带哟，管带哟……”

我爷爷拍拍衣裤上的土，大声道：“厨房上菜！老爷我喝酒！”

二

黄帝纪年 4609 年（公元 1911 年）12 月初，北京才下了头场雪，漫天飘洒的雪花给这座千年帝都罩上了一层轻柔的面纱。雪后初晴，柔纱遍地，什刹海畔兴化寺街崇志崇老爷家大门口响起了稚嫩的童音：“小小子儿，坐门墩儿，哭着喊着要媳妇儿。”一个清脆的女声问他：“要媳妇儿干吗呀？”童音马上接着念儿歌：“点灯说话儿，吹灯做伴儿。”女声嬉笑着说：“给你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儿！”

这个念北京传统儿歌的孩子真是白胖小子，头戴一顶小老虎帽儿，身穿露出羊羔毛边的小棉袍，坐在宅院门口的门墩上，小脸绽开了笑容。和他闹着玩的一个姑娘一个小伙，都是府里的下人。姑娘名叫淑英，人称小英子，十七八岁，也是旗人，梳根大辫子，长得很俊俏，在府里专管带小少爷。小伙是管家金贵的弟弟，与府上主人同是正白旗的，叫金顺，也不到二十岁，是门房的领班。

儿歌刚念完，笑声未止，金顺瞟了一眼姑娘就说：“小英子，那你以后就给我生个胖小子吧！”小英子照他胸口就是一拳，怪嗔地骂：“你个坏小子！我告老爷去。”金顺忙服软：“甬介呀，甬介。小英子，哪天我下了聘礼，你再告诉崇老爷也不迟啊。”小英子羞红了脸，小声说：“你坏。”

那胖小子愣愣地看他俩，忽然就问：“英子姐，金顺哥说什么呀？”金顺忙掩饰：“小少爷，别理她。听着，我考考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说呀！”胖小子回答：“觉尔察·文秀。”“几岁啦？”“三岁半。”“你阿玛是谁？”“觉尔察·崇志。”“额娘呢？”“木贞。”“都是哪个旗的？”“正白旗。”小英子赞道：“咱秀儿，真棒！”这个三岁半的男孩，觉尔察·文秀，就是我的父亲。

胡同那头，赵五爷哼着京戏、踱着方步正洋洋自得地朝着我家宅门走来。

“哎哟！大冷天儿的，怎么让小少爷坐门道里呀！”赵五爷这一声怪叫，才惊醒了嬉笑中的金顺等人，金顺、小英子都不太情愿地低头唤一声：

“五爷。”

我父亲没理这位爷，仍奶声奶气地说：“英子姐，你再教我唱一个呀！”

赵五爷不在意，走前一步盯着小英子左看右看，并伸手在她脸上摸了一把说：“咱小英子是越长越招人疼了啊！”小英子躲闪着，推开赵五爷的手。赵五爷更放肆地再伸手捏了小英子的胸，边笑边说：“你这小丫头，也是女大不能留哇！”

金顺紧握双拳，大声吼道：“赵五爷！”赵五爷回头狠瞪他一眼，金顺别过头朝院内喊：“赵五爷到！”这时，小英子委屈的眼泪都快落下来了。

站在一边的我父亲，上来对着赵五爷的腰腿挥起小拳头一阵乱打，嘴里喊：“不许你欺负英子姐！”赵五爷这才罢了手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哟嗬！文秀小少爷也懂得怜香惜玉啰！聪明，真聪明！”说罢，又迈着方步进院里去了。

堂屋条案上铺设文房四宝，我爷爷握笔的手稳稳地用浓重的笔墨写下一个“臣”字，苍劲有力，随后丢了笔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坐下歇息。条案上刚写罢的那张宣纸旁散摆着数张“君”“臣”二字的墨迹。我奶奶端茶过来，说声：“老爷，喝口茶吧。一大早就写俩字儿，歇会儿吧。”这时，堂屋门外有人喊：“崇大老爷，大奶奶，启德我给二位道喜来啰！”随即，赵五爷登堂入室。我奶奶客气一声：“他表叔来啦。”又朝门外唤一声：“小英子，泡一壶龙井。”

我爷爷呷了一口茶，瞟眼赵五爷，说了句：“坐。”

赵五爷倒不客气，在堂屋正厅太师椅上坐下，抓起桌上的鼻烟壶把玩了几下，左右看看我爷爷和我奶奶，故作神秘地说：“崇老爷，大奶奶，我知道二位正为老爷被免了四品官职的事儿发愁呐吧？我今几个来先给老爷您道个喜，官复原职的事儿，有救啦！”

我奶奶一惊，忙问：“真的？太后她知晓咱家老爷对朝廷的一片忠心了吗？”我爷爷用鼻音哼了一声说：“你也信他胡扯八咧的？”

这时，小英子端着茶盘进来送茶给赵五爷，礼貌地说道：“五爷，请用茶。”赵五爷色迷迷地盯着小英子看，直看到她走出堂屋门时扭动着的线条诱人的腰身。傻看罢，赵五爷啧啧连声：“嗬，是个漂亮妞噢。崇老爷，您没想到吧，这个丫头就是您的福星、您的救星啊！”

我爷爷回道：“成啦成啦！赵五啊，你别给我招个灾星来就成了。”赵五

爷不服：“这怎么说的呢？崇老爷，您不想官服加身上朝了？您不想让咱们家文秀小少爷吃八旗的铁杆庄稼了吗？”

我奶奶到底少经世事，便好言问道：“他表叔，你别卖关子啦！说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吧。”赵五爷端起茶盅，吹了两下，品了一口，说的却是：“地道的龙井啊！这茶叶只有咱崇老爷府上才买得起哟。”我爷爷不耐烦地呛了他一句：“哎，我说——你有话就说，有屁快放。我这没开茶馆！”

终于，赵五爷道出了实情：“大奶奶不知道朝廷里的事儿，崇老爷肯定清楚。现如今在宫里当家的是谁？摄政王醇亲王载沣已经下野回府赋闲，宣统皇上还没有亲政，隆裕太后对打仗的事没有主张……谁当家？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大帅呀！袁大帅最知己的人是谁呢？那当然是宫内张大总管，对不对？”

我爷爷没买账，说声：“你少提他。”

赵五爷却满不在乎地继续说：“今儿个这事啊，还非提张大总管不可。我那个在定武军当管带的侄子带我认识了张大总管手下红人王公公，那王公公可是宫里的二号红人哪！这王公公呢给咱指了条路，他替张总管看上了府上一个人儿，说办成了恐怕崇老爷您官复原职不说，连我那个侄子也能沾点光啊。”

我奶奶就问：“他表叔，这位王公公指的哪条路？让办个什么事啊？”

赵五爷眯眼一笑，手朝门外头一指：“就是她！那个端茶送水的丫头小英子。”我奶奶顿时一惊，又不解地问：“小英子？她能干啥呀？”赵五爷嘿嘿干笑两声，故意放低了音量说：“外头的人不知道，张大总管好这口儿，漂亮妞哇。”接着又故作正经地道：“咱们把小英子打扮打扮，名正言顺地送到总管府，这不就全齐了嘛。”

我爷爷使劲把手中的茶盅顿在桌上，气愤地说：“你住口！”

赵五爷越发来劲，声调提高了几分又说：“崇大老爷，胳膊扭不过大腿，倘若总管府出来要人，您顶得住？不更吃了大亏？”

话没落音，小英子就从堂屋冲进来，扑通一声跪在了我奶奶面前，泪眼婆婆悲凄地说：“大奶奶，老爷，打死我也绝不去那个太监家呀！您得给我做主哇！”我奶奶先说话了：“他五叔，这丧天良的事咱绝不能做。再说了，我们家的丫头跟别家的不一样，可不是买了的，不是家奴。人家小英子也是识文断字的正经姑娘，家在通州有爹有娘，不由我们做主。”听此言，小英

子几乎颤抖了，把头磕在地上，哭着说：“大奶奶，我爹妈都是平头百姓，您和老爷得给我做主啊！我死也不去呀！”

我爷爷真的愤怒了，一拍桌子站起来，厉声道：“我这就做了这个主了。姓赵的，你告诉你的那个狗屁公公，这件事，休想！我觉尔察氏祖上为大清战死子弟无数，想要这个丫头，先杀了我崇志！”我奶奶扶起小英子，安慰她说：“别怕，有老爷呢啊。”

突然，堂屋门外跑进来我父亲，他抱住仍跪在地上的小英子，替她擦着眼泪说：“英子姐姐，你别哭，你别哭哇！”

此时才发现，堂屋门口已站满了一群府里的男女下人，个个满脸愤怒。

终于有人忍不住了，是金顺带头说：“老爷替我们做主，我们谢谢崇老爷！”众人齐诵：“谢谢崇老爷！”还有人悄声说：“太监抢民女，这像话吗？”

赵五爷跳起来，舞着双手喊：“造反啊你们！不要命了你们！”

金顺也是真恼了，大声回了一句：“我就不信咱大清朝没有王法了！”

赵五爷气急败坏地叫：“王法？有哇。大清的王法就是治你们这帮奴才的，懂吗？”他指着金顺就吼：“你，叫什么名字，给爷报来！”

金顺站前一步：“正白旗下八旗子弟！”

赵五爷说：“你等着……”

只听我爷爷一声吼：“你给我滚！八旗败类！滚！”赵五爷顿时软了，诺诺地说：“老爷，崇老爷，咱们底下再商量商量……”我爷爷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没商量。”手一指堂屋门，“以后少进这个门！”

大概太没面子了，赵五爷虽然灰溜溜地往外走，穿过仆人行列时，仍指着金顺说：“你等着，你等着啊。”金顺仰起头，故意不搭理他，众人纷纷对赵五爷指指点点，直到他走出院门才散去。管家金贵站院里说：“都干自己的事儿去吧，咱大宅门有崇老爷顶着呢！”

堂屋里，我奶奶把仍跪在地上的小英子拉起来，爱惜地用手帕替她擦下泪痕，柔声道：“别难受了，有老爷替你出头，咱不怕啊。”我父亲也奶声奶气地说：“赵五爷是大坏蛋！”小英子不由破涕为笑，抱起我父亲说：“秀儿真乖！真懂事！”我奶奶便说：“快带秀儿回房吧。哎，记住，让他再背两遍《三字经》啊。”小英子答应一声，抱着我父亲轻快地出屋而去。

看我爷爷背着手站在厅堂那扇绘有八骏图的硬木屏风前深思，我奶奶轻步走到爷爷身边问了一声：“老爷，还生气呢？”片刻，我爷爷才说：“你说

你这个什么娘家狗屁表叔，算个什么东西？打咱们家丫头的算盘。他瞎了眼！”我奶奶忙解释：“这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只是他辈分比我高，多少得让他一点呗。再说了，真论我娘家可没这种人。就说我哥哥吧，日本国留学，早稻田大学毕业，可不像赵五爷这么吃里爬外。”

闻听此言，我爷爷忽然打断了她的话：“对了。今天这事又牵扯到小德张，还真得找自己人合计合计呀。”朝门外一声喊：“金贵！”管家金贵小跑着进来应道：“老爷，小的在。”我爷爷说：“套上车，你到菜园六条杨府，请秀儿他大舅杨老爷过来议事。”金贵回：“喳。”

我奶奶的哥哥杨秉坤那年也才三十四五岁吧，虽说留过学，却还是长袍马褂旧打扮，与众不同之处是戴了一副金边的眼镜罢了。接杨老爷过来后赶上晚饭点儿，晚餐桌上酒过三巡，我爷爷仍是未提正题。饭罢，我父亲闹着要大舅给他讲《西游记》，我奶奶提醒似的说：“秀儿，别闹了。你阿玛和你大舅还有正事呢。”这时，我爷爷才说：“秉坤，走，到书房喝茶。”

来到书房落座，我爷爷三言两语就把今天小英子的事说了，然后问他妻兄：“秉坤，这小德张他再有势力，他再怎么横我也惹了他了。你见识广，你说说下一步我该怎么对付他？”杨秉坤沉吟片刻，不慌不忙地道出四个字：“能拖就拖。”我爷爷不解：“怎讲？”

杨秉坤再想想，才细说：“如今中国可谓天下大乱哪。江南十三省都宣布了独立，朝廷能控制的地界不过直隶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甘肃等省份，幅员不及革命党啊。不错，袁世凯的北洋军南下平乱，可攻下了汉口之后他就按兵不动了。按外国新闻社的消息说，他在干吗？他也是私底下和革命党谈条件呢。就是这个月初，袁世凯代表朝廷和南边签了合约，南边的条件就是宣统皇帝退位、选举总统、实行共和啊。据我看，这回朝廷是危险哟！”

我爷爷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我大清王朝应该是气数未尽哪！”

杨秉坤摇摇头，接下来讲：“咱们是关着门说，现在是国贼当道，小人得势，咱这大清是朝不保夕喽。”我爷爷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可恨这帮国贼！可恨一群八旗败类！可恨这群没有天良的太监！”杨秉坤应声：“对！最可恨的人里头也有太监总管小德张。你知道吗？现在袁世凯买通了好几位亲王，又和小德张联合在一块儿，他们在逼宫啊！”

我爷爷闻声起身，朝南三拜，嘴里连声道：“宣统皇上您保重啊！宣统

皇上您发威呀！”杨秉坤不动声色，一摆手：“哎，妹夫，军国大事，你我无能为力。你坐下，还是说说小英子的事吧。”

我爷爷竟已是泪流满面，哽咽着说：“听你这么讲，我都没心思了。我觉尔察氏代代忠良，为大清效力，难道太后和宣统帝看不见吗？”杨秉坤宽慰道：“我讲这番国内大势，不为别的，正是帮你解决小英子的难题呀。”我爷爷倒愣住了，反问：“天下大事跟个丫头有什么关系？”

杨秉坤耐心地一番讲解：“我的大妹夫啊，你想想，天下一团大乱，宫里更是人心惶惶。那个什么赵五爷恐怕是鬼迷心窍，还想帮着太监总管找女人？你琢磨琢磨，就算他小德张真是假太监，就算他贪恋女色，现在一派乱局中他有那个心思吗？他忙得过来吗？恐怕赵五爷想拍他这个马屁，一时半会儿的还拍不上吧？再说了谁知道三两个月之后咱们这北京是谁的天下呀？”

我爷爷想想，愤愤地说：“那就是说，他可能治不了我，我也难报这个仇哇！”

杨秉坤道：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”

我爷爷也就振作了些：“只要我大清基业不倒，便宜不了这帮小人！”

最后，杨秉坤说：“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让那个丫头找地方躲一躲吧，风头过后再叫她回来嘛。”我爷爷点头称是。

当夜我奶奶把小英子唤到自己房内，递给她一枚银元宝，告诉她：“小英子，老爷让你回通州老家躲一阵子，等消停了我再接你回来。车备好了，今晚就走。这点银子带回家去用。你走了，秀儿会想你的。”

小英子双膝跪地，含泪道：“大奶奶，您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！”我奶奶说：“起来吧，赶紧上路。没事儿了早点回来吧。”小英子说：“小少爷呢？我没见着他呢。”我奶奶苦笑一下才说：“我没让他知道。秀儿心软，见你走肯定要哭，忍忍吧。”

灯光昏暗，一辆马车驶出了兴华寺街胡同，车内传出小英子嚤嚤的哭泣声。

夜色中，一个人影拦住了马车，车停了。

“英子！英子！”是金顺扒着车窗在喊。“顺子哥，你……”英子脸露在车窗回应。金顺惭愧地说：“英子，我枉为男人，没本事出面救你。可你记住，那狗家伙要是真的抢人，我金顺就是丢了这条性命，我也跟他们拼！”英